

經典
CLASSICS

床上的日子

徐累 主编

上海美術出版社
Shanghai Art Publishing House

《J051》
24

J051
24

床上的日子

徐累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床上的日子 / 徐累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039-4031-6

I. 经… II. 徐… III. 艺术评论—世界 IV. J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259号

学术顾问

阿城 陈村 陈丹青 范迪安 顾铮 江宏伟 李陀 刘丹 陆蓉之
吕敬人 孙甘露 谭平 王鲁湘 王受之 许江 止庵 朱朱

出品策划：今日美术馆

项目总监：张子康

床上的日子 Days in Bed

主编：徐累

执行编辑：周嘉宁

责任编辑：成易

装帧设计：王海鲸

电子邮箱：classics2006@sina.com

图片摄影：今日美术馆影像艺术中心

编辑室电话：010-58760011-802

出版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址：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whysbooks@263.net

电话：(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印制：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09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

字数：73千字

书号：ISBN 978-7-5039-4031-6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床上的日子

- 1 床上的13个日子 徐累
29 生花床 贾欣
43 “床”事知多少 小满
53 床上的文学斑点 小波
65 边睡边读的趣味 寺山修司 译 黄碧君
75 弗洛伊德的“催眠床” 吕蒂娅·马里奈利 译 贺克
87 我的床，你的睡 丁丽洁
97 世界在床前闪烁 鲜果



异志

- 101 在床上 Thierry Bouet 译 小飞
111 摇滚在床上 任正



传韵

- 121 夜帐中的四季 孟晖
131 彩印《西厢》成画谜 倪亦斌



朝花

- 149 作为作家的画家 斯蒂芬·斯彭德 译 马永波



床上的13个日子

文 徐累

一生在世，昼夜平分。白天可以在任何地点流连，晚上只有“床”是归宿，无论中西、古今、贫富、任何人。“床”是半生缘，其它任何物品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清人李渔甚至将“床”的地位排在妻妾之前，理由是，它早于她和他有了亲密接触，“人之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此”。

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床上出生、做爱和死去，床上的日子见证了人生从快乐到痛苦的过程。当然它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一点，“床”允诺的面积很大，几乎有“世界”那么大。如果微缩一下，它就是舞台了，在上面表演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忠奸善恶。事实上，“床”也确实就是一个舞台——有些华贵的“床”罩着顶篷或者幕屏，四边遮得严实，唯一一面开开启启，局内人和窥视者相互对峙，所以美国人布罗茨基在《魔鬼辞典》中说

的那句调侃话也不无道理：“床，大人玩的地方，偶尔也用来睡觉。”

绘画对暴露和窥视尤其兴趣盎然，因此他们对床上发生的事天生就有敏感，天生就有揭示的欲望。艺术史的长河中，“床”载着无数的礼遇和秘密，从一个时代漂流到另一个时代，从过去的与神共舞转向现代生活矛盾的牺牲品，浮沉的表情不尽相同，但“床”本身的职责其实就是那么简单。

还是返朴归真，回到“床”的原义吧。眼见这么多床上的盛典，我突然想看到另一番情景，繁华散尽，天下无人，一张“床”空空荡荡，甚至连褶皱也没有。“曾在的”已然离去，“未来的”还无暇打扰，该轮到“床”与自己相处了。此刻静默，它承担的唯有自己，就像大自然一样。



庞贝壁画 公元前 62-79 年

一、床上的爱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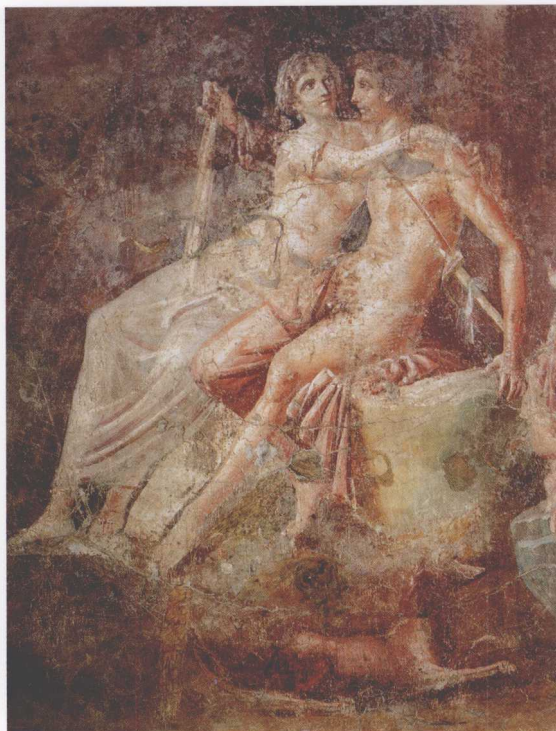
一位声名显赫的古罗马人要建造一座俯视罗马广场的房间，建筑师向他保证房子可以很好地保护隐私，但主人却回答：“不，你建的房子应该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的一举一动。”

也包括床吗？当然是这样。没有比古罗马人更会炫耀的了，有一些富贵人家甚至把婚床置于客厅的重要位置，以公开证明主人的遗产和家谱，随时在别人的赞美中沾沾自喜。至于在享受方面，床就更是喜形于色的安乐窝了，哈德良皇帝在蒂比尔修建的别墅就最能说明问题，别墅除了荟萃无数奇珍异宝外，每间卧室都有床，朝东的可以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中，朝西的可以享受下午的充沛光线，好像整天只有赋在床上才算好日子似的。

“情人像蜜蜂，需要蜜一样甘甜的生活”（《民言辑录》），如此说来，床自然成了蜂房。古罗马人的床上欢娱是隆重而热烈的，在他们看来，爱也是一种艺术，所以才有《爱经》这样的著作，才有庞贝壁画大胆露骨展示。

在庞贝壁画中，维纳斯作为爱情的象征，给了人们意淫的幻想理由，既饱了眼福，又满足了官能的需要。维纳斯甚至彻底动了凡心，在一些能够激发荡漾春情的场所落了脚。浴室、暗房、隐蔽的角落就不用说了，声名不佳的妓院墙壁更是微服私访的好去处。可是，竭尽挑逗之能事，我们又怎能细分神和人的区别呢？无论以谁的名义，爱侣的怡情表现未免太勤恳太孟浪了，简直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存心吊足今人的胃口。也许，庞贝人比其它地方的人更敏感到生命是昙花一现的，何不提前用“爱”打扮“死”，用“床”乔装“棺槨”呢？

凤去台空，不掩此处曾有的欢歌笑语：“爱吧，尽情爱吧，除了爱，什么都不重要。”



庞贝壁画 公元前 62-79 年

“情人像蜜蜂，需要蜜一样甘甜的生活”



提香 《乌比诺的维纳斯》 油画 1538 年

“提香画出了我们身体的天堂。”



二、身体的天堂

早就有人说，提香在为画上底色时就像在打造一张床。《乌比诺的维纳斯》的床确实让一些图像派的艺术史家疑虑重重——在威尼斯一个貌似宫殿的地方，维纳斯在床垫上就地而卧，这本身就有些荒谬。因为16世纪的床都是很高的，人们甚至得用箱子作台阶才能登上床。而在画面中，床几乎贴在地上，因此断定维纳斯并不是呆在威尼斯的宫殿里。艺术史家认为，床和裸女是一部分，而大厅和翻箱的仆人属于另外一个虚拟的空间，是这幅画的平面背景，有些类似于“画中画”，用来表示其它一些寓意。

这种说法很有趣，至少可以证明人们对提香的赞美，包括了一种“空间与空间环环相扣”的伟力。提香是威尼斯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圣手，他的绘画才能技压群芳，尤其是裸女题材，更是受到追捧。《乌比诺的维纳斯》就是受乌尔宾诺公爵委托订制的，他第一次画躺着的裸女，其时已经50岁了。看得出这幅画的色情含义还是昭然若揭的，将一个私密的姿态付诸于眼前，画得这样令人神往，分明是当作了一件色情崇拜物，以便以后在合适的环境与她朝夕相处。如此魅惑性感，究竟是委托人的意思呢还是画家自身欲望的动力呢？反正1537年的威尼斯作家斯佩罗尼的说法，相信我们都能认同：“提香画出了我们身体的天堂。”

这位体态雍容的女子其实就是当时威尼斯的妓女，尽管很完美，但算不上特别理想化，这一点从床的简陋也可以看得出来，那是配不上传说中的维纳斯的。仅此一点，也许这对三百年后的马奈有所启发，他据此画了现代绘画的发轫之作《奥林匹亚》，抹去了所谓的神话，还原了神圣和世俗的关系。

三、洞穴里的圣光

据说这幅画取材于希腊神话“达娜厄”。阿古斯王听信了一位预言家的告诫，将自己女儿达娜厄所生的儿子杀死。之后阿古斯王十分恐惧，便把女儿达娜厄囚禁在一座高高的铜塔之中，不让女儿与世人接触。可是，神王宙斯爱上了达娜厄，他化作一阵金雨，透过塔顶直落三千尺，进了达娜厄的卧室，与她结为连理。

故事大概如此，但伦勃朗是否确实就是表现的这个题材尚有争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个因等待而欣喜的时刻——有着澎湃身体的女人躺卧在床上，右手情不自禁向前伸去，脸上流露出惊奇的神情。奇妙的是，隐藏在左侧的人并没有现身。如果那些散布在四周的耀眼光芒即是黄金之雨，那么也就可以认为宙斯真的是降临了。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这张过于夸张的床，不仅造型雄伟，而且铿锵响亮，加上沉沉垂下的帷幕，达娜厄太像呆在一个洞穴里了——“柏拉图的洞穴”？光照和囚徒，真理和仆人，在这张画中都出现了。以“洞穴”的喻义，事物的世界可感而不可知，理念的世界可知而不可感，伦勃朗的这幅画恰好让人联想到这个命题，只不过“洞穴”换成了“床”而已。

伦勃朗 《达娜厄》 油画 1636-1643 年



达娜厄太像呆在一个洞穴里了。



布歇 《宫女》 油画 1745年

女人为什么要取悦于你？自我展示也有纯粹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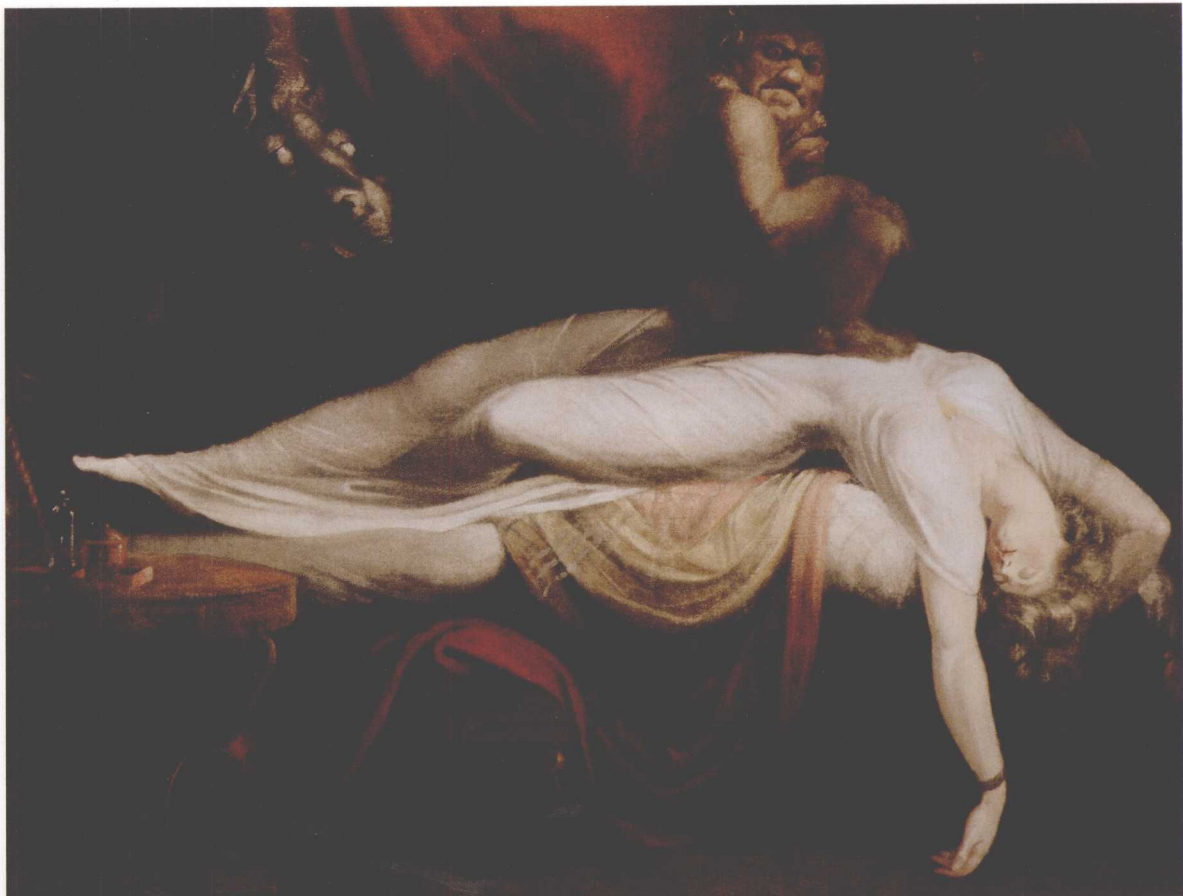
四、床上的洛可可

洛可可不是这个姑娘的名字，而是那个时代的名字。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在走过巴洛克的矫情绚烂之后，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在充满耽乐、轻盈、精美的时代舞台上，表演一幕幕优雅惬意的言情剧。

女人当然是主角，轮到她们对艺术柔声细语了，就是男人也要捏着嗓子配合那种华丽繁琐的调调，画家布歇生逢其时。这个法国旧王朝时期的巨匠虽然出身贫寒，但出色的技艺却受到路易十五的爱妾蓬皮杜夫人的赏识，他一路莺歌燕舞，除了绘画，还参与了凡尔赛、贝尔维尔等宫殿的装饰工作，受到了常人不及的厚待。1765年，在蓬皮杜夫人弟弟的帮助下，布歇获得了国王首席画家的头衔，并出任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当然可以想象，布歇对宫廷的过度服务也被人认为是堕落和颓废的表现，同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就这样讥讽他：“作为最卑贱的男妓而度过每一天的男人，难道能够在自己的创造力中发现什么吗？”

道德毕竟不是艺术。不能不承认布歇在历史上已经获得了情色和快乐的胜利，这也是洛可可风格的核心要素。这里的情色不同以往，布歇不是为男人的眼光服务的，就像这幅画里所描绘的，不该看到的你休想看到，就连床第也是似是而非，被大团的布料遮盖，没有什么可供想入非非的。女人为什么要取悦于你？自我展示也有纯粹的快乐，男人，仅仅是“我”身体的仰慕者，而不是身体的拥有者。

当情欲被驱逐，身体抵御了肉体受命的情况下，空间也连带滤尽了自然和场所的特征，何处尘埃也不惹。布歇的视觉审查事先清理了社会和心理期待，找到一点不悦都难。恋物总没有罪过吧？绸缎满目铺就，褶皱四处繁殖，它的亲密感和流体感洋溢着不可战胜的喜悦，既是装饰又是劳作。当它们一边衬托活色生香的身体，一边又和身体争奇斗艳的时候，除了美，除了娇媚，就没有更好的理由说三道四了，而这，却正是洛可可。



福斯里 《梦魇》 油画 1781年

五、看得见的梦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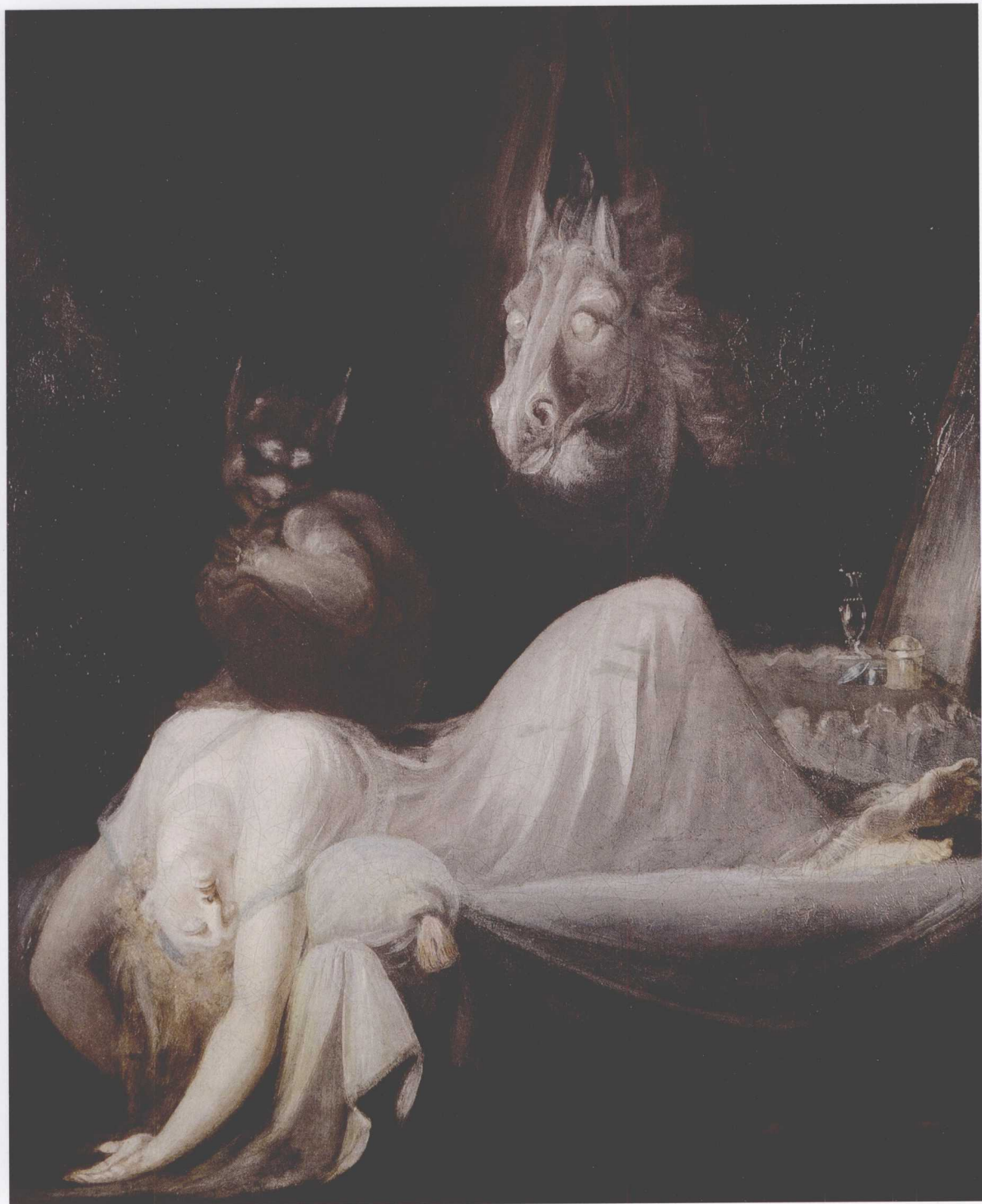
床在黑暗中摆渡，我们睡了，在浑然无知中驶往另一个早晨，但随行的常常是惊涛骇浪，这就是梦魇。

梦魇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困扰，所有人世间的恐惧会在我们不设防的情况下，演变成可怕的景象、古怪的精灵、窒息的空气，在一片混沌中偷袭过来，我们束手无策。但是，“伤心、可怕，甚至恐怖的事物，对我们有难以抵挡的吸引力；苦难与恐怖的场面，我们既排斥，又受吸引，看见有人讲谋杀之事，就围拢过去；我们渴望猛读鬼故事，故事愈令我们毛骨悚然，我们愈手不释卷。”

（席勒《论悲剧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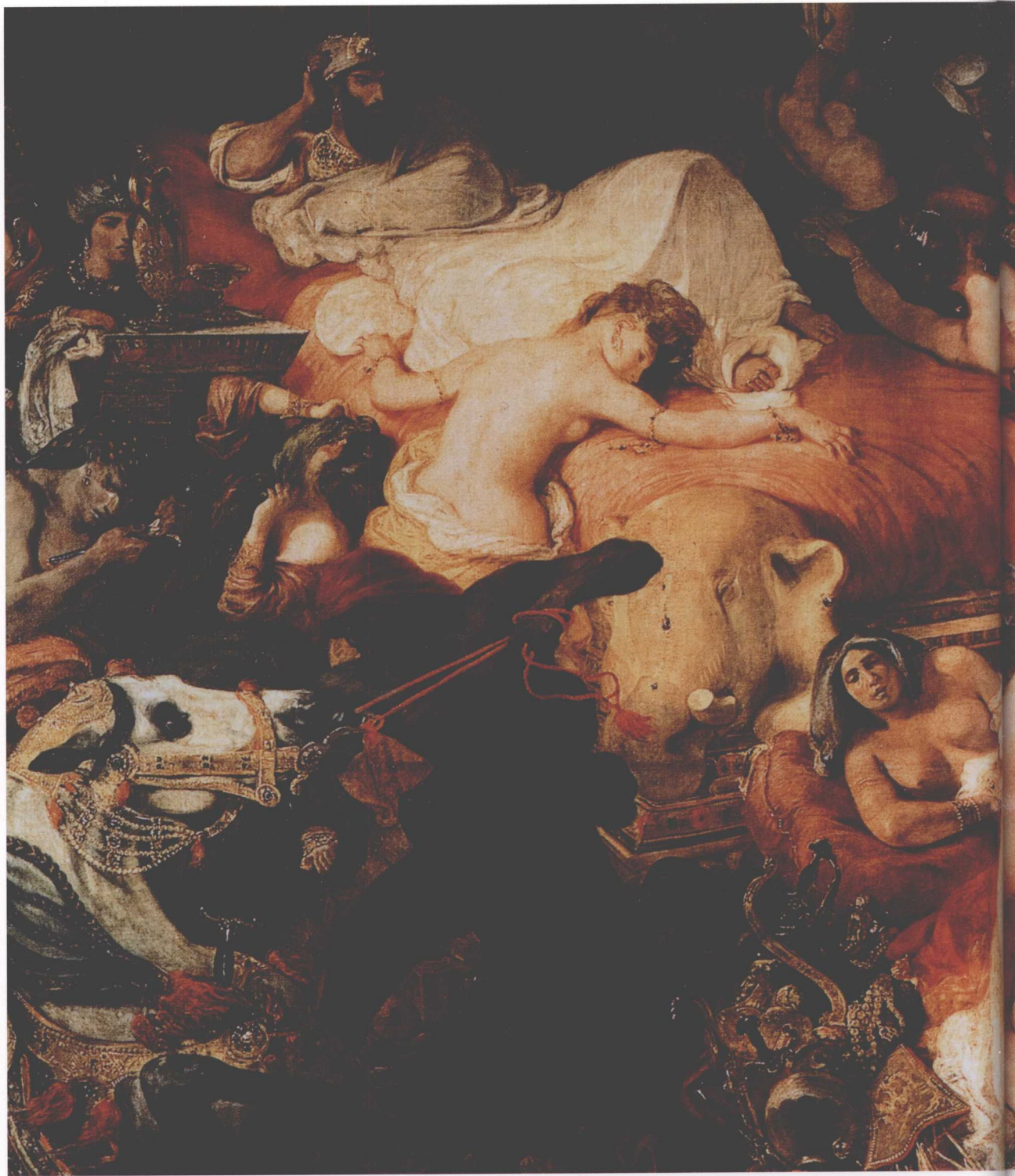
18世纪流行的“哥特”文化验证了这种奇异的心理：倾颓的古堡、阴森的罪行、游荡的鬼魂。文学固然如此，视觉艺术就更容易有直观上的发挥了。当时的英国最盛行“哥特”风，画家福斯里就是一个代表人物，命名为《梦魇》的系列作品，把阴郁的氛围散布得淋漓尽致，以受虐和强暴的词汇命名了“停尸间的情色主义”。

除了床，没有谁听见，也没有谁看见这一幕的发生，可是，这“不真实”的“真实”非常触目惊心的，“突然，你的影子笼罩我，我嘶声尖叫，在狂喜中握紧了双手。”（雪莱）



福斯里《梦魇》油画 1790年

“突然，你的影子笼罩我，我嘶声尖叫，在狂喜中握紧了双手。”



德拉克洛瓦 《萨达纳帕王之死》 油画 1827年

国王似乎在庄严宣告，除了自己，谁还能彻底毁灭他？



六、床边的杀戮

没有比这张床周围发生的事更惨烈的了。

德拉克洛瓦，这位19世纪浪漫派大师如果活在当今，一定是位能调度大场面的电影导演，根据拜伦的戏剧诗“萨达纳帕王”与传说描绘的这幅巨作就是证明。当异己者快要进入亚述国的宫殿时，萨达纳帕王认为大势已去，下令手下的侍卫处死他的宠妃、随从、犬马，不要让自己心爱的任何东西落入敌人手上。而此刻的国王，则镇定地倚在华丽的床上，眼见这些东西在自己面前玉石俱焚。

这幅画一经问世，即引起当时评论家的强烈指责，他们不能忍受鲜活的律动、色彩的张力、恣意的笔触，竟是描绘死亡与感官欲望的交织——那些女性身体显露的痛苦神情，未免肉欲味道过浓——究竟是赞美毁灭还是谴责毁灭？

浪漫主义的独特之处正在这个临界点上。情感与理智不矛盾，反而是融合为一体的。甚至女人的身体也是乐器，在惊恐和肉体折磨的刺激下，视觉的欲望弹拨了相悖的合响。当劫难开始，死亡将要来临的瞬间，女人似乎表现出和以往性亢奋相同的情绪，一种混杂着狂喜和恐惧的抽搐状态。这一切围绕在国王的床前，就像围绕在即将焚烧的灵柩台前一样，最后的狂舞和惊呼犹如火苗翻滚。国王似乎在庄严宣告，除了自己，谁还能彻底毁灭他？这位统治者的处置方式符合他的身份地位以及信念，依照宗教祭仪的程式，杀戮是荣耀，死亡即救赎。

德拉克洛瓦的荣耀同时也定格在这幅伟大的作品上，波德莱尔对他的景仰溢于言表：“他的作品中无所不在的是被罪恶所破坏所蹂躏的场景，任何东西都是人类残暴秉性的见证。这幅作品像是由种种不可治愈的创伤的音符组成的最惨烈的旋律。”